

策動

青島小肖 著

举世震惊的 **工运风暴**
抗击日本欺压的交锋

青島慘案的隱秘 **内幕**
真實的 **历史** 將揭開神秘的面紗……

中国文史出版社

青島小肖 著

策動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策动 / 青岛小肖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034-7904-5

I. ①策… II. ①青…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1755号

责任编辑: 刘 夏

封面设计: 秋 雨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6.7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1	第一章 潜入胶澳
2	第一节 火车站送别
8	第二节 举步维艰
12	第三节 校舍的灯光
16	第四节 海畔重逢
20	第五节 “及时雨”校长
22	第六节 济南来的护士
27	第七节 两人的党组

经过五四运动的抗争，1922年年底，被德日殖民统治达25年之久的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邓恩铭肩负建党建团、策动工运的重任，满怀信心奔赴青岛开拓局面。然而，到达青岛后，却发觉事情远非自己所预想的那样简单……

/ 31	第二章 秘密策动
32	第一节 豪爽的教育课长
36	第二节 峰回路转
40	第三节 神秘的“圣诞会”
45	第四节 初会海云街
53	第五节 发动受阻

神秘的“圣诞会”让王尽美、邓恩铭眼前一亮，恍若找到了一扇打开青岛工运的大门。海云街上的初次交心畅谈，郭恒祥那强烈的爱国意识更令他们坚信，所付出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 57	第三章 隐忍战术
58	第一节 开办夜校
63	第二节 悲愤交加

“圣诞会”按惯例举行唱大戏活动，却遭到了厂方串通的军警的无理阻挠与刁难。在利益驱使下，渤海舰队的

68 第三节 通信联络员
73 第四节 意外的冲突
78 第五节 危急时刻

海军陆战队也整装待命，欲借机摧垮工人的自发组织。局势危急，流血冲突一触即发……

/ 83 第四章 时机降临
84 第一节 被迫辞职
89 第二节 如愿以偿
94 第三节 大槐树下的集会
100 第四节 良机闪现
106 第五节 击退威胁
113 第六节 初战告捷

四方机厂“圣诞会”终于被改造成为秘密工会。不久，胶济铁路地方派与江浙派发生了内讧，地方派以铁路全线停工为要挟，要求更换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天赐的良机终于降临……

/ 119 第五章 反日风暴
120 第一节 凝聚散沙
125 第二节 日警非法查抄
132 第三节 怒火在燃烧
138 第四节 周密策动
143 第五节 随机应变
147 第六节 罢工在子夜
151 第七节 抱病赴青

曾目睹纱厂中国童工被日本监工肆意摧残的邓恩铭，决定把青岛工运重点转向纱厂。虽然秘密工会在纱厂外悄然成立，却不慎走漏了风声，日本厂主唤来非法滞留青岛的日本警察携枪查抄中国工人宿舍……

/ 157 第六章 赢得尊严
158 第一节 迭生的毒计
164 第二节 针锋相对
170 第三节 艰苦卓绝

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形成，令日本厂主们咬牙切齿，聚集密商后，暗中收买工贼，抛出一个又一个毒计，大施“以华制华”的阴毒策略，欲从内部瓦解纱厂工会……

174	第四节	机密消息
180	第五节	抓捕突如其来
185	第六节	终尝胜果

/ 189 **第七章 血洗纱厂**

190	第一节	巧赢摘牌子
196	第二节	特殊的客人
201	第三节	镇压令
205	第四节	血洒厂区
211	第五节	日本人狂欢
215	第六节	乔装潜回
221	第七节	怒讨暴行

《复工协议》正式签订，孰料工人们刚复工不久，日本厂主就出尔反尔，拒不履行协议。李慰农接替了被驱逐出胶澳的邓恩铭，策动了再次的罢工。日本人出动军舰开炮威胁，北洋政府惊慌失措，遵从其无理要求，令汉奸军阀出兵镇压，三大纱厂顿时枪声四起……

/ 225 **第八章 恐怖笼罩**

226	第一节	怒打汉奸
230	第二节	电话局的情报
235	第三节	尽美病危
238	第四节	罪恶的“接风宴”
244	第五节	恐怖之夜
249	第六节	迎向屠刀
254	第七节	摆脱跟踪

努力结成的青岛反帝阵线却被胶澳官厅与亲日商贾联手破坏了。日本人也加紧了对我纱厂工人的报复和摧残。纱厂工人们忍无可忍，第三次罢工爆发。汉奸军阀张宗昌带兵来青，在收受了日商的贿赂后，又一次向同胞工人举起了屠刀……

/ 257 **后记**

258	主要人物去向
-----	--------

第一章

潜入胶澳

经过五四运动的抗争，1922 年年底，被德日殖民统治达 25 年之久的青岛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邓恩铭肩负建党建团、策动工运的重任，满怀信心奔赴青岛开拓局面。然而，到达青岛后，却发觉事情远非自己所预想的那样简单……

第一节 火车站送别

青岛港是难得的天然良港，蕴含着巨大的军事与经济价值。1895年，俄国太平洋舰队在青岛登陆，并要在这里长期驻泊。1897年，德国舰队借口“巨野教案”，武装占领青岛，强租青岛99年，对青岛进行了军事和商埠双向发展的规划，打造出具有欧陆风格的城市雏形。

1914年，日本联合英军击败驻青德军，攻占了青岛。后实行严酷统治，大肆掠夺财富。

1919年年初，“巴黎和会”上日本又无耻地要求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承认。

五四运动爆发，在全国人民的抗争下，1922年年底，中国北洋政府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了青岛主权，开辟为商埠，并设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京北洋政府管辖。

随着青岛的回归，身在济南的中共山东济南支部书记王尽美等人，把目光聚焦到了青岛……

1923年4月，济南火车站，一阵雷阵雨过后，给炎热下的人们带来了欣慰的湿凉。济南这座多山多水的泉城，由于四面环山，地势较低，夏季总是酷热难耐，也由此名列四大火炉之一。

济南火车站是胶济线重要的枢纽，这座充满德式风格的车站大楼是德国殖民者在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线期间修建的。它足以跟欧洲的

火车站相媲美，圆形的屋顶上修筑着尖顶钟楼，拱形的大门处修砌着错落有致的高大台阶，无不显示出庄重典雅的气派……

随着一阵清脆的铜铃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开始向检票口涌动。此时，有两名英俊沉着的青年学生正拎着柳条箱和布包裹，随着人流慢慢向前走。

其中穿一身深蓝色长衫，剃着平头、长方脸的高个子名叫王尽美，是中共山东济南支部书记。

身旁穿浅灰色长衫、中等身材、嘴角紧抿的是邓恩铭，是党支部委员。他因父亲病重，回了一趟贵州，刚刚赶回济南就接到了团中央邓中夏的信，委托他去青岛创建团组织。王尽美也想借此机会委托他去青岛建立起党组织。

“恩铭，这次能否在青岛建立起组织，就看你的了。咳咳……”王尽美侧头望着他说。

“放心吧。本来想在济南多待一阵，可团中央这次委托我去青岛建立团组织，催得挺急。这样也好，把青岛的党组织也一并建立起来。一举两得嘛，呵呵。”邓恩铭笑着回答。

王尽美手捂胸口重重地咳嗽了几声：“我听说团中央答应每月给你提供15块大洋的经费？那太好了。正巧我这里也真没钱给你当经费。”

“青岛那边的物价高，生活费用高。还要用于开展工作，15块大洋的经费肯定不够用，还是要找份差事儿才行……我知道你这边没钱，



王尽美(1898—1925)，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者

连饭钱都得跟你叔叔借。”听着王尽美愈来愈重的咳嗽，邓恩铭不免担忧起来，站住身，“尽美，你刚刚从监狱里被营救出来，身体还没复原，不要太劳累了。我听你的咳嗽有些不对劲儿啊，还是上医院检查一下吧。”

王尽美一摆手，满不在乎地说：“小病，不足挂齿。等忙完手头的工作再说吧。”

望着王尽美那消瘦的身躯，邓恩铭无奈地摇摇头，深知自己是很难劝动他这个工作狂的……

顺着修砌着花边的火车站楼墙，两人又缓缓向前行走，不时有穿着长袍马褂或粗布短衫的旅客扛着箱子、拎着包袱，急匆匆擦肩而过。

王尽美是山东诸城人，比邓恩铭长三岁，曾领导了山海关、秦皇岛等地的大罢工，后被北洋当局逮捕，经营救获释，回到济南不久。

邓恩铭才22岁，贵州人，水族，五四运动期间，被选为济南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与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在一起组织济南的学生们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争取青岛主权，成为了亲密好友。两人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共同创立了“励新社”，也曾一起远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邓恩铭则凭借叔叔从胶县调任淄川任县长的有利条件，经常穿梭于胶县、淄川和青岛三地，美丽的海滨青岛对他也有着巨大



邓恩铭

的吸引力……

火车站内不断传出机车轰隆隆的轧压铁轨声。

王尽美忽然想起一事：“王象午现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工程课做绘图员。有他的协助，你开展工作会更顺利些。”

“到后，我会尽快跟他取得联系，一年多不见，我还真想他。嘿嘿。”邓恩铭憨憨地笑着。

其实，邓恩铭愿意去青岛。他的叔父曾任胶县知县，后调到淄川当县长。胶县是青岛的郊区，因此邓恩铭去过几趟青岛市里，美丽的海滨岛城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青岛搞工作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王象午虽然早就到了那里，但出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打开局面。后派去的王复元也毫无成果，找了诸多借口跑去了张店铁路段……”王尽美提到了王复元，发现邓恩铭的脸庞上飘过一丝不悦的神色。

他心里知晓，这二人不太和睦。

在王尽美去中央总工会工作期间，济南这边的邓恩铭按照工作分工去了淄博张煤矿，凭借叔叔从胶县调任淄川当县长的有利条件，在那里发展进步矿工。前期，得知父亲患重病，便回了贵州一段时期。

“我知道王复元跑去了张店。尽美，王复元这个人太滑，喜欢倾轧自己的同志，还那么贪财，你对他可得留点儿神。”

王尽美苦笑着叹道：“嗯。还有他的那个言行粗鲁的胞兄王用章，的确是善于在工人中做发动工作，可也总在关键时刻要酒要肉要钱，否则就撂挑子不干了。我说了他几次，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错了，反而对我怀恨在心。唉！时间会证明，他们不是坚定的革命者。跟我们有些不一样。”

邓恩铭赞同地点着头。

王尽美忽然想起一事，问：“给王静一校长去信了吧？他给你找

住的地方了？有没有给你找好工作啊？”

“他让我直接住到学校教师宿舍里。胶澳职业学校眼下只有商学班，我不懂商业，当然也不好直接进去做教师。他说以后会帮我谋个适合的工作……反正我赖在那里，他就得管饭。”

“哈哈……”

两人相视笑了起来。

“上个月，我叔叔王乐平与老师丁惟汾一起去了趟青岛，开办了‘平民学会’，为发展国民党党员打基础。在那边你可要多与他们联手。”

王尽美提到的王乐平是国民党左派，是五四运动中山东请愿团的主要组织者。三年前，陈独秀写信委托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鉴于自己已接受了恩师丁惟汾（国民党北方党部创始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的邀请，出任了国民党山东负责人，所以他向陈独秀推荐了自己的学生、正在研究马列的王尽美。

王尽美在前年被学校以“政治危险分子”之名开除后，就到他创办的齐鲁通讯社工作，好长时间直接住在他家里，论起辈分来，王尽美还是他的远房侄子呢……

王尽美意味深长地嘱咐着：“青岛是座产业城市，在整个北方都是数一数二的，要是能把青岛的工人们团结起来，那肯定能形成不可小视的力量。”

邓恩铭聆听着，不住地点头。

两人交谈着已渐渐走近人声嘈杂的检票口。邓恩铭放下柳条箱，伸出右手：“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尽美，你回去忙吧，我到了青岛会马上写信回来，把那边的情况及时向你汇报。”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王尽美也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等我把济南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后，就去青岛找你。”

检票口的铁路检票员摇着铜铃铛、扯着大嗓门儿催促着：“快点儿、

都快点儿！别磨蹭，火车要开了！都把票拿出来！”

邓恩铭通过了检票口，夹在人群里向停在铁轨上喷着白雾的火车走去……

王尽美站在检票口外，默默地目送着邓恩铭匆匆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何，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担忧。邓恩铭要单独去开辟新局面了，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使命，将要面临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节 举步维艰

邓恩铭抵青一个月后。

带着海腥味的海风从汇泉湾凉凉地吹来，湛蓝的天上一朵朵洁白的云团从校园上空舒缓飘移。

依然是一身浅灰色长袍的邓恩铭，臂弯处夹着厚厚的书籍，步履矫健地跨进胶澳商埠公立职业学校校门。这所职业学校是青岛主权收回后，中国政府在此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此地原是德军伊尔蒂斯兵营。学校原设农、工、商三科，因属筹建初期，所以仅招商科四个班，150人，均为男生。校长王静一是邓恩铭在济南一中时的老师。

邓恩铭到达青岛后，直接投奔了校长王静一，寄宿在学校的宿舍里。前几天，他从电话簿上查到了胶澳商埠公署工程课的电话，与王象午通了话。

王象午一听他也到了青岛，高兴得不得了。邓恩铭约他今天下午前来学校宿舍会面，有重要事情相商……

该校宿舍是一座德式小洋楼，斜坡红瓦、花岗石砌就的外墙、楼檐下一排老半圆顶老虎窗，充满着欧洲中世纪建筑风韵。

邓恩铭住的房间不大，室内靠窗下有一张陈旧的矮木床，床上叠着破旧的棉被，床头旁横着一张老式的黑漆办公桌，桌下塞着一把窄小的木椅。

墙上的马牌挂钟“当、当”敲了两下，房里回旋着金属发条悦耳的嗡响声。刚刚进屋的邓恩铭将手中的书放在桌子上，仰头扫了一眼挂钟，心说：象午也该到了。

他拉出木椅坐了下来，提起砚台上的毛笔蘸了蘸墨汁，在一张空白信纸上写起信件……

不一会儿，传来咚咚的敲门声，邓恩铭起身快步走过去拉开门。

“恩铭！让我好找啊！”身材短粗的王象午跨进门来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

王象午跟王尽美是诸城同乡，也是济南励新社的早期成员。中共济南地方支部成立后，按照地支成员的分工王象午被派到青岛，由于身单力孤及个人能力所限，在此期间未能展开任何有效活动。

两人亲切地握手，相互打量着对方。王象午戴着一副圆圆的眼镜，穿着短襟暗绣团花的短马褂，活像个精明的小老板。此人天生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目光里总带着忧郁的神色。

寒暄片刻，邓恩铭将他让到木床上坐下，自己坐回木椅上，开门见山地说：“象午，这次我来青岛是要搞起咱们的组织。来了这多天，刚安顿好憩身之处，具体的工作还没有展开，特请你来好好谈谈。”

“我在公署工程课的工作很忙碌，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年，王复元来青岛待了一阵子，找过我一次，东拉西扯地聊了通废话，就算开展工作了，从此再也见不到他人影了。直到尽美来信，我才知晓他跑去了张店……这么一来，市里只有我这么一个共产党员。现在的青岛别说共产党员，就连个国民党员都找不着……恩铭，你对青岛的情况还是了解一些的，应该理解我的难处。”王象午有些脸红地解释道。

“我理解。”邓恩铭心里清楚，面前这位仁兄绝对是一大好人，可惜就是能力太有限了，便挑了挑浓粗的双眉问，“象午，这几个晚

上我一直在考虑该如何打开局面，仅有你我两名党员显然不符合成立支部的条件，而你那里又脱不开身，我一个人也顾不过来，故此我想首先多联络和发展一批进步人士，以增加人员力量。你搜罗一下，有没有在济南时的进步同学或朋友也来了青岛。”

“好的。等我好好找找。”

“青岛有4万多产业工人，加上家属占了全市人口的半数以上。可他们大多生活困苦，受尽压榨。尽美叮嘱我，要坚决从工人入手，团结起他们……”邓恩铭滔滔不绝地阐述着自己的想法。

“青岛最大的工厂当属四方机厂和六大日商纱厂，工人最多。可我没有机会跟他们接触。我在胶澳商埠电话局倒是有两位思想进步的朋友，一个叫王少文，另一个叫孙秀峰，我可以介绍给你……”王象午猛然拍了下前额，“哎呀！我怎么把她给忘了？恩铭，前些日子赵鲁玉来青岛了，托我找工作，恰好电话局招司机接线生，我正想让朋友介绍她去报考呢。你还记得她吧？”

“怎么不记得？在济南，我经常陪尽美去赵鲁玉护士所在的诊所。后来，她和同学丁祝华也经常来咱的励新社。你能帮她进电话局是再好不过了，全市的电话都要通过那里周转，将来肯定会用得上。明天你就通知她，就说我想约她见见面。”邓恩铭不禁喜形于色。

两人还跟从前一样，一见面就聊个没完。墙上挂钟的时针已悄悄地指向了4点半，窗外的几抹夕阳射进屋内。

王象午掏出老怀表瞧了眼，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腰：“走，恩铭，我请你下馆子去。”

邓恩铭也站了起来：“你饿了？下什么馆子呀？我们出去买点锅饼和咸菜回来吃，就很好。”

“哎，那怎么成？你来了青岛，不管怎么说我也得尽地主之谊给你接接风。听我的，下馆子去。”说着，王象午拽起他的胳膊就往外拖……

走出校门口，邓恩铭死活不肯去饭馆，反而硬拖着王象午往校门的右侧拐去：“象午，我们去前面那家清真包子铺吃些包子，要知道，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年了……”

王象午拗不过他，只好跟着向那家小小的清真包子铺走去。

一路上，邓恩铭的脑子里已经开始盘算着如何争取赵鲁玉协助工作的事。虽然她是地主家的大小姐，但思想却很进步。在济南时，赵鲁玉留日归国后，在一家诊所里做护士，跟常来诊所的王尽美逐渐熟悉。后来，也常去励新社，结识了邓恩铭等人。但这却引起了赵鲁玉哥哥大大的不满。

其哥哥赵太侔是国民党北方党支部创建人之一，是戏剧家，性格比较清傲，对新出现的共产党很是不屑。对妹妹经常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掺和在一起，大为光火，多次呵斥。可偏偏赵鲁玉又是个倔强的女子，且有了个人政见。最终，由于政见不同，以致兄妹反目，互不往来。

济南一别，已是相隔数载，也不知她是否有了什么改变。